

孟子荀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孟嘗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史記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子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及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

齊魯鄒受業于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術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

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門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

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



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  
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  
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子孟子有萬章公  
明高等等其並並軻之門人  
也万姓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  
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  
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  
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  
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滑

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  
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

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  
大体隨代感。衣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

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  
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  
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  
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  
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焚或惑  
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焚或惑也中國



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

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

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

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裨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

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

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

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

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正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內也謂術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

後代之本故云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索隱曰懼言自動謂術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為內心留而巳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從

異術也 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

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

索隱曰按字林云徹音足結反韋昭音敷茂反張揖三蒼訓謂云徹拂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故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驅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

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

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

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

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

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說叱怪焚惑諸侯其見礼重如此可為大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

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



不谷曰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索隱曰孟

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八公語今此豈有意阿世俗

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

枘是苟也園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苟而內之圓孔不

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

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圓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

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

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

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馭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英有

而誰周亦云觀太史公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

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稷

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

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

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

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

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

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

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

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

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

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玉王

志在驅逐後復見玉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二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

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

有所訾焉

騶奭有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

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什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諱也

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大也文其難施淳于髡又與處時有得



善言政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與炙較徐廣曰一

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

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

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

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較衍字

也今按文稱炙較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

與鍋字相近蓋即指器也較即車較田駢之屬皆已死

過為潤較之物則較非衍字明矣

齊襄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而荀卿最為老師齊

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

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

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

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齊人或讒荀卿荀卿

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

比自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蘭陵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

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

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

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

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

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

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

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

貞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

吳及作四

五



史不記其名故趙魏有李悝盡地方之效正義曰李悝

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凡子長盧劉向曰楚有凡子

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謀事書計立

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乃亡逃入蜀

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阿

尸子名佼音芋絞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阿

之呼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呼音芋別錄

文志云呼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自如孟

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

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

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

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

誣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

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

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

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不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

者按梯構木較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

也謂攻城之機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

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扎也械者樓

層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

之具也誣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或曰並孔子時或

蘇滑厘者墨子弟子之字也厘音埋

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其說不通

蘭陵事楚

莫見收功

戰勝相雄

退而著述

鄒衍談空

莫見收功

軻遊齊魏

稱吾道窮

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

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

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

將而救韓代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

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

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

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



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宣

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

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索隱曰紀

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二年會齊威王于

既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

文舛互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惠王卒

宣王九年田嬰相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

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楚威王聞之

怒田嬰明年楚伐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

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

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

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二年四月齊威王

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

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初田嬰女有

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

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

初誕而卒之下卒謂浴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

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

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

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

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



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

子休矣又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

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

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昆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云又有

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

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

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

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古豎豎豆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

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惟季子反猶言不知欲遺与何人也而忘公

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

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

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

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喙○索隱曰謚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

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喙音鄒亦音緬喙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

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

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

曰舍業者捨存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以故傾天下

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

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  
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  
飯不第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  
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  
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  
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  
君孟嘗君將入秦宣惠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  
謂曰今日代從外亦不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  
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木偶人曰  
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

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  
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  
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  
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  
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  
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  
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  
曰抵音丁札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幸  
謂觸冒而求之也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

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



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

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

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

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

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

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

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

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

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

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

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

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

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

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

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

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无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

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

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各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

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



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曰宛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

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

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

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

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

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

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

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

弱而虺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

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

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

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

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三反而不致

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

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

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

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

王薛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

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

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

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

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

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



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  
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  
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  
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  
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  
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  
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  
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  
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  
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  
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  
而相秦之亡將蘇代代謂孟嘗令齊  
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  
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  
謂齊秦合

則親弗呂禮用用  
則秦齊輕孟嘗也

齊而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

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  
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  
魏冉書曰吾聞秦必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  
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二晉呂禮必并  
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  
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  
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  
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



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  
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  
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  
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  
在宮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  
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  
公文卒謚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  
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  
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  
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嘗君墓  
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  
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復  
作煖音

許表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索隱曰躡音脚字  
亦作躡又作僑孟嘗君

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

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  
及代舍也當上中下三等之舍所

貧猶有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

貧猶有亦作侯謂把劍之處○索隱曰前草名音前臍之類可為繩言其劍  
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前繩纏之故云前絛也彈其劍

而謂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

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

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

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

劍



劍而歌曰長歎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  
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  
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  
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  
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  
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  
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  
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  
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亦以頗不與其息今  
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

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  
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  
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殺  
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  
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  
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  
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  
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  
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  
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

史記卷五十四



於薛文奉邑少

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

而民尚多不

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感於秦

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秦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鞅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聽而問之曰何可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



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  
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天悅乃  
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  
說齊王曰天下之將士憑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彊秦而弱  
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全臣竊  
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  
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  
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共與  
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  
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

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  
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  
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  
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  
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  
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  
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  
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  
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  
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



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索隱曰趨音趨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中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可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則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亡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

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子孟嘗君好客即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疆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且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煖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正義勝式證反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曰

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

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

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躡者槃散行汲散亦作跚。索隱曰上躡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跚音同

正義躡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明日躡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

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

幸有罷癘之病徐廣曰癘音隆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癘音呂宮反罷癘背疾言腰曲而背隆



也。高而君之後官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蹇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蹇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蹇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蹇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

鄂

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

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

借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

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

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

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

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

借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

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



若雖之虜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虜勝之門下  
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  
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虜囊中乃穎脫而  
出索隱曰鄭玄曰穎脫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且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  
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  
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遂合從言其利害日出  
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  
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  
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  
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  
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  
之命懸於遂之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  
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巨  
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  
矣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  
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



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原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  
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爲楚非爲趙  
也吾君在立則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  
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  
豕大夫已下田雞今此物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  
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  
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

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音

○索隱曰音六王邵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  
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  
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

楚而使趙垂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

九鼎大呂謂爲天子所重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

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

君既返趙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

亦矯奪晉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急



且降平原君其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

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

趙亡則勝安得虞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

炊骨易子亡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臣百數

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

民困兵盡刻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

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

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

作家之所存盡散以饗士士於方其危苦之時

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

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

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

復存李向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皋有李城正義曰

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

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

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

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

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

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



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

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

也徐廣曰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其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

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揮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

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

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

並云十四年卒與比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

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過音戈

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其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

厚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此謂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自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行立自堅行者舒也繳音虞卿者游

說之士也躡躡檐簷徐廣曰躡草履也簷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簷○索隱曰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燕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

陽縣今之虞卿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

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車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

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

發重使為媾古后反及求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

虞卿曰昌言



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軍盧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智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

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曰一作救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



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令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開負檐而親自攻之也。開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

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臣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



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  
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  
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  
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  
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  
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  
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  
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  
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  
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

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  
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  
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  
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  
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  
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  
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  
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  
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  
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



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言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樓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歐康子從父昆弟公

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徐廣



之三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  
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平原  
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  
為從對曰魏過光卧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  
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  
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  
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  
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  
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  
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

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

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

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

世曰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

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

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

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戰幾亡誰周曰長平之陷乃

趙王信間易將之外口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

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



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 盟定毛遂

虞卿躡蹻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已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

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宋隱

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御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

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

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

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

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

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

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檣檣



上作枯律枯律頭塊零以薪置其中謂魏王釋博欲召之降常抵之有日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貴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

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

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

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

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索隱曰俾音甫

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疋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規也故父立與其客語

微察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

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

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

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徧音遍贊告也謂

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



以侯生編

賓客比日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

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

羞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

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又立公子車騎市中

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

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

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

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

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

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

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

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

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

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

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

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

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

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

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



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  
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  
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  
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  
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  
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  
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  
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  
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  
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

事。然公子遇臣厚公子性而臣不送以是知  
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

間語索隱曰間音閑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

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

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

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讐

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雙頭敬

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

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

符奪晉鄙軍比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



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  
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  
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  
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  
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  
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嘍嘍上音烏百  
反下音並白反○索隱曰嘍嘍謂多詞宿怨往恐不聽  
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  
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  
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

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  
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以  
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  
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  
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  
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  
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  
軍中曰公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  
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  
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



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呂忱曰鞬盛弩矢○索隱曰鞬音蘭謂以盛矢

如今之胡金能而短也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

賢人未古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

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

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

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

獨與客劫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

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

之意驕然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

不可忘或有不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

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

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

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

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

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

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

趙王以鄔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鄔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

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

公孫龍者



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漿索隱曰徐按別錄云

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

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

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

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

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

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

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

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

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

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

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

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

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

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

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

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

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



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  
趣駕歸救魏。魏王召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  
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  
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  
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蹙之。秦  
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  
兵法，公子皆名之，以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敞七略有魏  
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秦王患之，乃  
行金萬斤於魏，求首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

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請  
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  
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  
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  
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  
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  
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  
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  
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



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七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

頃襄王

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宗之父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

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

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

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

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

鄢郢東至竟陵

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

楚頃襄王東徙治於

陳縣

正義曰今陳州也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

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



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

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鴛犬劉氏云

受簡承也

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及冬夏

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或作安致至則危徐廣曰至累

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

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

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

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

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中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

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桃徐廣

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魏之兵雲翔

而不敢抹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

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

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

蓋平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

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斤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

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

蓄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决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

故城在曹州宛句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

濮水北



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

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

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彈。索隱曰按單音且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

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

仗兵革之彊來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

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措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此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

力臣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

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

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側有鑿臺吳見伐

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

正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到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

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

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甚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

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用反。劉氏云後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

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

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送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公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極動酒盡乃開渠曰示浦入破吳

王於姑蘇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

正義曰勝有日矣。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

并州城。



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折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

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

不涉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

也詩云趨趨魯魯允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

之鏡兎謂狡兎數往不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兎兎狡兎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趨天歷

反鏡音讓他人有心公亦付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

之善王也此正王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

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

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

剝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首身分離

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

係胆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

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

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

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

曰惡音鳥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

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

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



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

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

王雖有之不為

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

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鉉湖陵陽蕭相

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兖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

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

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

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

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為

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

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

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

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

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

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值猶乃也今音力呈

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

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

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



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土壹善楚而關

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共之齊右壤可

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曰廣言播度中國東西也

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

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

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

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

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

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

太子太子得立共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

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

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

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

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

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

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

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

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

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

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

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

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

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



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  
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  
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  
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  
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  
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  
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  
十六太子完立立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  
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皆不獲  
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  
謚而子孟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二歲黃歇之楚

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使因并獻

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

因城故吳墟正義曰虛音墟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

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

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

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

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

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

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

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以荀卿為蘭陵

封魯君於魯十四年滅也



今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璫瑁簪刀劍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澤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

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

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

黽隘之塞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

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日暮亡不

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

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

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

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

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



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  
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  
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  
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  
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  
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  
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  
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又

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  
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  
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  
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  
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  
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  
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  
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  
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



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  
毋望之福正義曰謂喜又有毋望之禍索隱曰周

卦其義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事毋望之玉易有無妄

正義曰謂喜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春

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

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日暮且卒而君

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

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

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

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不為兵

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

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

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

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

申君曰足下直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

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

七日楚考烈士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

之內正義曰壽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

申君斬其頭正義曰楚考烈王二於

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



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

幽王。索隱曰：以楚捍有毋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

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

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

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

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施矣。徐廣曰：旌音耄。語曰：斷不

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督曰

黃歇辯智

權略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士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妾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

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

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

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

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

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

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

魏齊大怒使舍人咎擊睢折脇摺齒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

史記卷七十九



折其脅而又也睢佯死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葦葉之薄也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溲也

反○正義曰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也溺音所留

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

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

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

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

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王稽

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

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

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

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

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

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

睢入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

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

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我

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

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

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



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  
得無與諸侯客十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  
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  
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於也先格反  
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  
還索車中無容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  
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  
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  
用千金諸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  
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  
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  
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摺息靈公氣息  
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

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二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  
空虛隣國謀議將興社稷二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  
也乃至於此即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  
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  
以下客之具狀草具謂  
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  
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  
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賦天下辯士無所信  
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  
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芋戎  
宣太后之同父弟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  
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  
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



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有策立作也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

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

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

曾不足以當楹質索隱曰楹音陟林反楹者坐楹也質判刃也謂腰斬者為楹質也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

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

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

縣黎音絲曰縣黎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珠玉朴也此

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

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

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

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

祭也索隱曰割祭即上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

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

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



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

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觀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自非然者

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

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

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曰徐按戰策文也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

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來巷而

入其中正義曰來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

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

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

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

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

命竊聞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播然音昏故執

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

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

秦王屏左右官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

者長跽兩膝被地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

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



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  
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  
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  
成其正業也今臣騶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  
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  
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  
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  
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

為厲

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  
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

被髮為狂不足以為

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  
五伯之賢焉而死為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

一作

孟賁

許慎曰成荆古  
勇士孟賁衛人

王應谷

吳越春秋曰吳  
王僚子慶忌

夏

育之勇焉而死

漢書音義曰或云夏  
育衛人力舉千鈞

死者人之所

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

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

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

索隱曰劉氏云  
陵水即栗水也

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

索隱曰劉氏云  
一作蕭乞

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



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能謂姦臣諂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姦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

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

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

天以寡人恩先生

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曰二子並音胡困反恩猶汨亂之意

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

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

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

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

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

正義曰括地志云

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遺以甘泉之名去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土心云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嵎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



門也在雍州禮泉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

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

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

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

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

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諸霸王之業

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

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

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

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

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

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

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

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

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詳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

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

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

兵頓皆咎其王曰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

爲之索隱曰謂田文子孟嘗君也猶戰國大臣作亂文

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



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齊音側奚反言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盛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

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徐廣曰昭王二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



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號北斷太行

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王

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曰新鄭已

澤路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

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

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

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

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

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

斷無謬也諱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

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

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

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

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伐國

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國弊御於諸

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戰敗則結怨於

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

曰披音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

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



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射王股擢王

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縣之於廟

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在平澤縣東

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淳商李

究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

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

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

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

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

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

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

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枚穰侯之印使歸陶

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

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

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云

十二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

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

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

正義曰

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當是時秦昭王四

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正義曰

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



曰劉云諸國客節

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

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

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

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僂須賈意

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

一綈袍以賜之

索隱曰綈厚縑也音中蓋今之縑也。正義曰今之縑袍須賈因

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

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

有客習於相君者哉

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為孺子

范睢曰

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

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

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

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

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

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

良父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

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

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責乃由裋膝行因門下

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

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  
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  
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  
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申包胥不  
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  
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  
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  
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  
得無死者以縑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

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  
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  
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  
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  
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  
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

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是  
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

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  
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



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  
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  
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  
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  
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  
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  
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久遣無害吏察訊同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辱者一飯之德必

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賣范

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

涂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高平拔之正義曰

為范雎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

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

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

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

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大公齊



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為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貧，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國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率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三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

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履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二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斬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



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  
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

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

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

得而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

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

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

徐據秦紀又表言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

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橐請罪秦之法任

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

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

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

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

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

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

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夫能善卒不戰

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

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



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辟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擊音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正義曰不待禮曰干小大甚衆

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吾聞先

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

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虞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

視而笑曰先生曷臯臯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偁偁一作渠索隱

曰曷臯謂臯如蝎頭也巨肩有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聳也偁其例反唯

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索隱曰上進首徒回反唯類謂類貌唯回若唯悟然也謂音烏曷反感謂臯臯是肩膝

又寧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

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歲蔡

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梁

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者躍

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入主之

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

魏遇奪金南於塗爾雅曰欵足謂之南郭璞曰鼎曲脚索隱曰金首父曷音壘最者

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欵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

稽首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斬蔡澤乃西入秦將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居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問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

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苗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本無此字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符而聖人所謂吉且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林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式復反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



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  
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然各欺舊友奪魏公  
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  
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  
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  
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二云必心為霸王疆國不辭禍  
凶六夫種之事越王也士雖困辱未忠而不解  
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  
驕心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  
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士固有殺身以成仁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  
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  
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  
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  
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  
君父為侈辱而憐其臣子宋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  
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故故  
今天下言為其君父之  
所修而憐其臣子也  
臣是也其君非也以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  
豈慕不遇世死乎不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



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  
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  
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  
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  
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  
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  
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亦若也蔡澤曰  
然則君之主慈仁仁以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  
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

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  
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君之設智能爲  
主安危修政治亂編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  
反批患謂擊而却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  
之折音之列反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  
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  
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  
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  
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  
君之祿位貴盛私宗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



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  
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  
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  
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  
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鷁  
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  
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  
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  
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

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  
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  
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老兵無敵於天下  
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  
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徐滂曰勇者夏  
義曰呼音然而身死於庸夫素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  
大故反此皆乘至盛而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不返道理不后卑  
之所殺也非齊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去素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孝公明法令禁姦姦  
襄王時太史也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  
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一其俗勸民耕農



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畦皆戰陳之事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於秦無敵於天下立  
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大而遂以車裂楚  
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如平數萬之師以與  
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也毋戰南并蜀漢又  
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也誅屠四十餘萬之  
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以川沸聲若雷遂入  
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  
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憚伏不敢攻秦者白  
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

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  
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  
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  
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  
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  
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  
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祭墾  
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奔竄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  
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今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



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

索隱曰信音申誦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

范

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班固弈指曰博縣於投不在行謂謂投投瓊也

索隱曰言大博弈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博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

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正義

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于腸之險塞太行

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

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

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

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

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

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

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

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

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

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

矣易曰元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

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

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音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索隱曰二子范蔡也睢厄於齊折脇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奔燕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六

貴平寵稽

倚秦而趙

卒報魏齊

網成辯智

范雎招携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